

## “花地·西湖文学榜”优秀作品选登

散文

## 母亲和一座城

肖建国

母亲是老人，七十有余；城是老城，据史料记载，隋开皇九年始建县，距今已有1400多年。城虽老，却心不老，在太平盛世里更是野蛮生长，把周边的河流、山川、树木、果园，统统贴上了城的标签。城在日益臃肿中，自高大起来。而母亲则越老越谨慎，越老越小心。所以，母亲从内心深处害怕城，拒绝城，她不愿意进到城里来。

然而，她的儿子、媳妇、孙女——我们一家居住在城里。身在北方山村的母亲，有事没事，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屋后高坡上走，然后就站在那里，伸出干燥破裂的右手，颤颤地支在前额上，静静眺望南方，我所在的城市。母亲的这个动作，被父老乡亲们在电话中多次向我描绘，你一言他一语犹如刻刀般，认真细致地把母亲的雕像凿在我心上。还有，母亲最爱看南方电视频道。可南方电视到底放了什么，母亲是不知道的。她常常看着看着，就迷糊过去。邻家大嫂子笑话母亲，这哪里是看电视嘛，分明是找人唠嗑，好催眠呐。大嫂子并没完全说对，母亲虽在半梦半幻之间，可电视里只要提到我所在的城市，母

亲便立马清醒过来，双眼直直地盯着屏幕，一句不落地记住可能与我有关的事项。这样，在打电话时她便有了多次重复的交代：你那里降温了，要多穿点衣服；你那里有人酒驾，你千万别喝酒……

我曾多次邀母亲前来与我同住，她总是一口拒绝，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。直到父亲去世后，她孤零零在家待了大半年，我再次回乡接她，她才嗫嚅嚅地说，你的那个人家，我怎么好意思去？望着母亲花白的头发，满脸水波似的皱纹，我不禁阵阵心酸。母亲都这把年纪了，依旧在替她年近半百的儿子和家庭着想。

在南方这座小城里，我家有五口人。妻子、我、两个女儿和岳母。岳母八十有五，膝下无子，只有两女。5年前，妻同我商议，把独住的岳母接来与我们同住。我那时刚买了房子，本想把父母接来小住，听妻子这么一说，两下权衡，只好舍父母而接岳母。因为岳母比父母大有十多岁，这把年纪的老人，留给她的光阴不是很多了。就这样，岳母成了我家的一员。

岳母住到我家，母亲显得很开心。

她在电话里常叮嘱我老了，心眼特别细，也特别多心。既然把岳母接来了，就要好好伺候。母亲的话，我懂。如今，父亲走了，我要把母亲接来。为打消母亲的顾虑，我对她说，现在日子好了，两个女儿都上大学了，你到城市住，一来可陪岳母说说话，解解闷；二来也方便照应你。母亲深思良久才说，我去也可，不过适应后再说。万一不行，我就住到你妹妹家。妹妹也来了南方，住在离我这座城市不远的一个小镇上。

母亲到底还是无法适应我生活的小城。母亲落住后，显得极其小心，她话不多，总是用眼睛观察着我和妻子举动。岳母找她说话，常常是问了一大堆问题，她才微笑点点头，很简洁地回答那么一两句。没事时，母亲会静静地坐在沙发上，望着有些逼仄的家发呆。三天后，母亲便提出要去妹妹家住。并且说走就走，没有丝毫回旋余地。

多日后，我从妹妹口中得知，母亲一到我家，便满腹焦虑。6个人三间房，岳母、她和我们占完了，两个在上大学的孙女回来怎么办？想到两个孙女，母亲就日夜难安。再者，妻子的腰

痛病没能瞒过母亲。严重时，妻子只能蹲着走路。就这，我们还要早出晚归，经常加班加点地工作。为的是，能在这座城市里讨个像样的生活。母亲不忍再看，所以只好选择远离。

妹妹的转述，让我倍感心酸，一阵微痛的痉挛如涟漪般在全身荡漾开来。想当初进城，是羡慕城里的虚荣与繁华，是想凭一己之力，把高傲的城踩在脚下。殊不知，这样的打拼是母亲不愿意看到的，也难以接受的。她认为真正的生活就在乡村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散淡，悠闲，一切都在自己掌控当中。而我们的这种忙忙碌碌，是被套牢在城市之后，虚有表象实则失魂落魄，或轻或浮萍的。

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仅仅隔了数月，母亲义无反顾地又回来了。她的这次进城，不再那么缩手缩脚，也没有昔日的拘谨，而是高昂着头，任冷风吹乱她满头白发，大踏步进了这座南方小城。因为我病了，躺在床上不能动弹。先是颈椎压迫神经，造成半身麻木。继而膝盖肿胀，无法站立。接二连三的毛病，频频光顾我的身体，确实令我招架不住。妻子根本无余力服侍于我，整个

家庭老弱病残，如同中了风的病人，处于瘫痪状态。

母亲得知消息后，坐个车就来了。母亲在我家住了下来。整日里忙进忙出，还帮上门的医生替我灸理疗。几日后的母亲从老家得知一个治疗颈椎的偏方，说用麸皮加醋炒热后，装入布袋里，敷颈椎可治愈。在征得我同意后，母亲便着手操作。费尽心思，跑断了腿，终于把小布袋、麸皮、白醋都收拾归家。然后母亲按照家乡人所讲的比例，认真勾兑、下锅、翻炒、装袋，再把热乎乎的麸皮敷在我的脖子上。一日两次，母亲不知倦怠地为我敷着。

不久，我终于能翻身下床，自己蹒跚走路了。母亲紧皱的脸上疏朗开来。我问她，怎么我一有事，你就变了个人似的？母亲没有回答，只是笑笑，并顺手拉开窗帘，让阳光直射进来。刹那间，屋里便拥有了满满的一堆的温暖。我在阳光中，看到了母亲缝制的布袋，那针脚结实而匀称，一针来，一针去，不仅缝住了母亲对城市复杂的感情，也缝上了天下所有慈母对子女厚厚的爱。

## 报告文学|| 当你老了(节选)

□白雪

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走不动了，谁来搀扶你老迈的身躯？谁来抚慰你衰老的灵魂？

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走不动了，如何追忆你曾经的荣光？如何安度你晚年的生活？

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走不动了，怎样任你从容地老去？又怎样走完你最后的旅程？

当我国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人，平均每天约有2万人、每小时有800多人进入老年时，危机感自然会绷紧你敏感的神经。“到2050年，中国老年人口会达到近5亿，而这30多年时间里还有4亿左右的老年人离开人世时，这说明从现在到2050年，我们将要养活的老年人口总量大体上在10亿左右。”要实现老有所依、老有所养、老有所安的美好愿景，是个多么艰难而沉重的话题。如何让现有的两亿老人颐养天年，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生命路程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，它需要整个社会为之付出艰辛和努力。

时间奔走，人世匆匆。人们走着，走着，在不经意间就走过了童年、少年、转眼间又猝不及防地进入了老年。养老问题，就横亘在你的面前，既无法回避，又难以逾越。

望着熟悉的环境，小区虽还是那个小区，花草树木也依然生机盎然，可这一切却一天天离自己远去，再也不能亲近它们了，黄叔叔的心里格外沉重；院子里仍充满着欢声笑语，熟悉的邻居们每次见面还会客套地打个招呼，可越来越程式化，渐渐地变得陌生起来；奔跑嬉戏的孩子们，那灵活跳跃的身影，越发刺激着自己不能动弹的双腿，让习惯运动的黄叔叔心里阵阵发痛。一种从未有过的被遗弃感慢慢地弥漫了他整个身心。起先他还会偶尔跟走过的熟人打个招呼、点点头，后来，他干脆闭紧那原本善言的嘴；合上失去了活力的双眼；低垂下了他曾经有几分高傲的头……久而久之，再见到他时，已如同一具木偶，枯坐在轮椅里一动不动，像失水的植物一样，一天天地枯萎下去。

每次从窗里望着判若两人的黄叔叔，心里都格外酸楚。他和父亲曾在湖边凳子上谈笑风生的画面时不时会跳出来，一遍遍回放，眼泪也会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……

黄叔叔的儿女们，因各自的工作、孩子，无法也不可能天天陪伴在黄叔叔的身边，他们为父亲花钱请来保姆照顾。令人心酸的不止是黄叔叔，还有行动不便的叶阿姨。她买菜的场景，常常像电影里的画面一样出现在眼前，难以忘却。

70多岁的叶阿姨，走路一颠一颠的，高高长长的身子向一边歪斜着。过去每次见她，总是不慌不忙地跟在黄叔叔后面走，不紧不慢间隔着几米远的距离，画面是温馨的。黄叔叔坐了轮椅后，叶阿姨就更加孤独无助。每次看到她艰难地拖着买菜的拖箱，往来于小区楼群那长不过百余米的绿地时，心里都会颤然一动。

前两年在家照顾过父母的姐姐告诉我，她去菜市场买菜常碰见叶阿姨。叶阿姨因走路慢，每次七点多就去了菜场，来回要花费两个多小时，中途还要坐下来休息好几次。

菜市场，它距小区不足1000米，就在小区外的马路对面，隔着一条车来车往的惠南大道。对叶阿姨来说，这条道不仅像一条充满荆棘的漫长道路，更像一条充满危险的生死线。每当绿灯亮起，可怜的叶阿姨，战战兢兢地拖着装了没有几样菜的拖箱，一步一颤，费力地艰难行走。那双向六车道，30多米宽的马路，她过一段歇一段，行人分两次过完的路，她却要等几次绿灯亮起才能过去。老人的身影像风雨中一片枯萎的叶子，在与命运做顽强的抗争。

叶阿姨正好在路口遇见叶阿姨，忙上前去搀扶她，不料被她坚决地拒绝了，她说了一句让她姐弟心酸不已的话：“今天你搀我，明天、后天呢？我还是靠我自己！”叶阿姨的话听得人心里隐隐作痛，令人百感交集。

老两口的儿子、儿媳、女儿、女婿虽都孝顺，可他们在知名企业里做白领，工作和竞争压力特别大，又要照顾自己的孩子和配偶的老人。他们每周都会轮流抽空回去看望老人，买些吃的、用



老人们在室外晒太阳 新华社发

的，还经常拿钱回家。可两个老人并不缺钱，缺的是日常能在身边嘘寒问暖备置衣食的亲人。或许人们可以轻松地说，再多找个保姆啊。殊不知，时下找个好保姆真比找个好媳妇要难得得多！

黄叔叔中风刚出院回家后，儿女们就为老人找了一个住家保姆，是个四十出头、身体壮实的本地女人，一月4000元。她每天只负责照顾黄叔叔起床和拉撒。买菜、煮饭仍由叶阿姨负责。说起这个保姆，叶阿姨气得直抹眼泪。保姆刚来家就告诉两个老人，她只负责照顾老人，不做任何家务。除了午休，每晚吃完晚饭还要出去跳两个小时的广场舞。两个老人通情达理，爽快应下。

没过几天，叶阿姨患重感冒，吃了药却不能睡觉，一直等到保姆十点多跳舞回来才躺床上。不一会儿就听到黄叔叔要上厕所的喊声。叶阿姨叫躺在她床边不远处的保姆名字，可任她怎么叫，保姆都没一点动静。叶阿姨只好自己起来走到保姆旁边推她，说你帮我把黄叔叔扶到厕所。保姆不耐烦地睁开眼说：我今天跳舞实在太累了，你自己扶吧！说完，又闭上眼、转过身去假装睡她的大头觉。叶阿姨气得浑身直抖。为了不给孩子们添麻烦，她忍了。

气盛的黄叔叔实在看不下去保姆的所为，一天，当孩子们回来时，他发了很大的火才辞退了这个保姆。

之后保姆换了几个，他们也是万般无奈才开口告诉孩子们的。何况如今的保姆市场并不规范，保姆做得怎么样？操守如何？中介关注得并不多，为了推介给用户的保姆收取一定的中介费，常常热衷于把这家不能用的保姆换到另一家去。何况保姆市场的紧俏，当保姆的也会随之提高身价，其中不乏心术不正、职业素养不高、利欲熏心、道德缺失之人。所以，不虐待老人已经算是不错啦，还能指望他或她能像朋友或亲人一样与老人聊天、交流吗？

黄叔叔和叶阿姨只是无数个居家养老中的个案之一。无论老人一生曾经活得多么精彩，可当中一方生病或不能自理时，晚年的生活顿时黯然失色，苦不堪言。

常言说：晚年有福才叫福。当儿女

们成家立业、事业有成时，父母也渐渐进入人生暮年，正是身边需要人手照顾的时候。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是：望子成龙凤。可往往越是成才的子女，越疏于照顾父母。他们越飞越高、越飞越远，直到飞出了渐渐老去的父母的视线，照顾父母既不从心，又鞭长莫及。即便在身边的，也常常处在事业、家庭和老人之间，几难周全。当社区老年护理尚无完备的服务体系和实质内容时，居家养老中的高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便危机四伏。

身边不少人谈起养老时认为再简单不过的事：进养老院啊！这的确是一种选择，可是请容笔者告诉你这样一个不容乐观的现实：据《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》显示，截至当年底，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42475个，拥有床位493.7万张，比上年增长18.9%，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4.4张……看了这个数字你还能乐观得起来吗？

到2016年3月底，全国各类注册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约3.1万个，所提供的养老床位仅584万张，而当年我国老年人的数量已突破了两个亿，它远远无法满足当前的养老需求，条件好点的养老院床位更是一床难求。例如笔者居住的惠州市，条件设施最好的一家养老院目前已排队排到了N年以后。

## 力不从心的独生子女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由农业经济形态突飞猛进到工业经济形态的历史时期，人口的过快增长，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，表现在直接影响了人民衣、食、住、行等生活水平，与教育、就业、环境、卫生事业的发展不相适应；影响了人口素质的提高，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是破坏。1982年，党的十二大确定实行计划生育，把它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。

从1982年到2016年1月起放开二孩政策，在过去长达34年的时间里，一代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独生子女家长群体，如今已迈入老龄行列，并逐渐进入多病期和行动不便、需要有人照顾的

阶段。

进入到本世纪以来，养老已成为“421”结构家庭（一对夫妇养四个老人）无比沉重的负担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寿命的增长，独生子女夫妇将要担负起照顾四五个人甚至更多老人的重任，更何况这些独生子女们正处在既要养家糊口、为生计奔波，还要养育子女的艰难时期，很难承受照顾如些多位老人的艰巨任务。

好友阿莉就是一个典型。六十年代出生的她，是个长相漂亮的独生女。她父母都有工作，家境富足，儿时穿戴光鲜。在那个物质匮乏，家家都有一大帮孩子的年代，曾让多少同龄人羡慕眼红。大学毕业后来到省里一个大厅局工作。婚后跟老公比翼双飞，事业有成。在不到50岁那年，老公已是某厅的副厅长，她也是副处级干部。女儿考入国内名牌大学的研究生。她的人生可谓一路顺利，家庭幸福和睦，生活精彩美满。

好在女友家境不错，属于高收入家庭。假如遇到孩子收入不高，又要养家糊口，哪还有时间和财力去照顾老人呢？又假如两个老人同时生病，那独生子女又如何分身呢？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已彰显无遗，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破解的。不少独生子女家长悲观地认为：我们注定是孝顺父母的最后一代，也是被儿女抛弃的第一代。

阿莉的情况对独生子女家庭绝不是个案。从计划生育政策1983年开始实施，到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生育，33年，最少会有一代人面临着与阿莉同样的境遇。如果政府不能尽快完善与计划生育政策相适应的养老政策体系，或许这些带着“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”的美好憧憬，积极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家长，面对的残酷现实将是：老无所养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湖南省林业厅厅长邓三龙建议：“有计划生育，就应有计划养老。要完善与计划生育政策相适应的养老政策体系。在住房、医疗、税收等方面出台可操作、针对性强的养老政策……如果这一群体老无所养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不会全面。”

据2016年国家权威数据显示，目前中国的独生子女有1.6亿。这是个不可小觑的数字！就算他们懂事、孝顺，却也会力不从心，难挑重任。独生子女1比4比5的养老现状，无疑是居家养老极难逾越的严峻挑战。